

“含腾量”还是“含糖量”？

□ 撰稿 | 曾念群

印象里，“开心麻花”自打《夏洛特烦恼》横空出世后，除了一部从别家舶来的《驴得水》，一直徘徊在小品与闹剧的边缘，这次《独行月球》也不例外。

稍微新鲜点的是，“开心麻花”这次穿上了科幻的外衣，把故事搞到了外太空。创意本身并无不可，且从成片的骨架看，它确实具备了一个软或硬科幻片的故事基础，如剔除其喜剧的追求，拍成一个严肃的科幻故事也无甚不可。可惜的是，它仅借科幻的外衣，拍了一部喜剧片，或者说搞怪片。

殊不知，喜剧和科幻并没那么好兼容。喜剧是夸张的艺术，如“开心麻花”的《夏洛特烦恼》，可以把中老年送进青春课堂，用年龄的违和制造另类喜感。而科幻虽由科学与幻象联姻，却追求严肃逻辑和理论基石，科幻片所涉猎的科学不一定有论证或被主流科学家接纳，但它的幻想和前瞻与现实之间必须有严谨性和逻辑性。换句话说，喜剧和科幻是很容易背道而驰的两个悖向，剧本不扎实或表演不对路都会产生撕裂。

好的科幻喜剧有没有，答案是肯定的，比如罗伯特·泽米吉斯执导的《回到未来》系列。《回到未来》之所以被视作穿越片鼻祖，成为后世临摹效法的教科书，不仅因为其富于开创性的时空穿越理念，还在于泽米吉斯一如菲尔德剧作的缜密逻辑，40年后，我们依旧可以学习它如何铺排故事的起承转合，抓矛盾、埋细节、控节奏。泽米吉斯对喜剧的调度，是基于扎实的科幻理念和剧本逻辑，而非《独行月球》这种流于表面的搞笑。

《独行月球》在个别处确实有一定的喜感，但剧本不扎实令其功亏一篑。一味追求其搞怪之能事，造成科幻部分不连贯，扎不进科幻的土壤



里，加上不接戏，感觉就像块状的桥段和块状的表演在搭积木，拆解了看，是有些料子，但码放到一起，又多有违和。就比如主角独行月，上一秒还是工程师有无所不能的超级大脑，下一秒又是搞怪喜剧人的萌蠢，人物智商跟麻花似的自我拧巴。剩下就是死命煽情，大半场都在煽情，刻意捣鼓看客眼窝，结果悲与喜又拧巴成了一团。

我不否认沈腾在这部影片中的努力，他甚至为此贡献出了他电影生涯最丰富的一次表演，在若干块状的表演中，情绪到达度相当之高，是实力派的料子。只可惜这些表演因为喜剧积木和剧本的不连贯，成了表演超市的货架码洋，这一堆那一堆，无法拼合一个独立的整体。

“开心麻花”做舞台剧出身，又不同于严肃话剧，主营所谓“解压喜剧”，舞台表现多小品化或闹剧化。反哺其后续出品的一系列电影作品，“解压喜剧”的金字招牌依旧，故拍摄电影也多小品或闹剧化。我不反对电影表现形态的多元化，然而碎片化叙事的前车之鉴还是要借一借。比如追求喜剧小品化的冯小刚就走进了创作的死胡同，“麻花喜剧”的小品化和闹剧化之路自然也不走远。

“开心麻花”近年代表作《羞羞的铁拳》《西虹市首富》《李茶的姑妈》《日不落酒店》等，水准大有呈抛物线下滑之势，烂片创作集群的势态尤其明显。在过去一年，包揽了金扫帚奖半壁江山。《独行月球》比这些作品略强，但依旧没能逃离烂俗搞笑的泥潭。

大伙都喜欢用“含腾量”来评说有沈腾参演的作品，《独行月球》几乎由沈腾独挑大梁，说“含腾量”百分百并无不可，只可惜“含腾量”甜度过高，且都是导演和编剧用糖精勾兑的，不仅有苦味，吃着还一嘴金属残留感。[4]

